

善可有恶果，恶可有善因

——读王晋康《与吾同在》

江晓原

王晋康先生是中国新生代著名科幻作家。2011年世界华语科幻星云奖中，他获得份量最重的“最佳作家奖”（与刘慈欣并列），颁奖辞中说，“王晋康开辟了一个时代”。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，他已经发表短篇80篇，以《亚当回归》、《天火》、《生命之歌》、《豹》、《七重外壳》、《西奈噩梦》、《替天行道》、《水星播种》、《生存实验》、《终极爆炸》、《关于时间旅行的马龙定律》等著名短篇科幻小说获数十次银河奖。近年来，他的作品以长篇为主，如《类人》、《蚁生》、《十字》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。《与吾同在》是他最新的一篇力作。

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总括这部小说，那就是哲理、悬念和颠覆。



图1 《与吾同在》封面（重庆出版社，2011年9月版）

上帝与吾同在

这篇新作的书名就来自《圣经》的话头。小说以近景特写推出了一个上帝——居然是外星人。人类讨论外星文明问题已经上千年（古希腊哲人就考虑过）。由于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实例，结果就酿出一个“费米佯谬”：“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，它们早就应该出现了。”对于这个佯谬有许多解释，其中鲍尔的解释是：地球是一个被先进外星文明专门留置的宇宙动物园；为了确保人类在其中不受干扰地自发进化，先进文明尽量避免和人类接触，只是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视着。

《与吾同在》中为这个“动物园”设置了一位观察员兼管理员，亦即人类心目中的上帝。类似的故事框架，在西方和中文科幻作品中也有先声。例如影片《火星任务》（*Mission to Mars*, 2000）：文明极高的火星生物已经整体迁徙到一个遥远星系，临走时向地球播种了生命，并在火星上留守一人，以等待地球文明发展到登上火星的那个时刻；他为此等待了数亿年。更著名的如小说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（*2001: Space Odyssey*），也叙述了类似的故事情节（但在库布里克同名电影中没有该情节）。又如倪匡的“卫斯理”系列科幻小说中，《头发》将上帝想象为外星人，《玩具》则可以说是“动物园假想”的小说版本。

但就王晋康的原意来讲，他笔下的上帝其

收稿日期：2011-11-20

作者简介：江晓原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Email: xyjiang@sjtu.edu.cn。

实是对“上帝”的颠覆。它绝非西方的、宗教的上帝。作者有意把上帝世俗化、理性化，甚至东方化。这位东方上帝既有悲悯情怀，也颇善于玩弄必要的权术和计谋；他既厌烦本性邪恶的子民，也终不改舐犊之情。小说前半部以一波接一波的悬念，让“上帝”的身份始终扑朔迷离，不断出现震荡与模糊。等久已盼望的答案揭晓时，读者可能会对他的世俗身份失望，但这恰恰是作者的意图——让“创世”和“造人”从神话回归科学理性。并以一个理性观察者的睿智目光，在1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人类的人性——并非个体的人性，而是作为群体的人性。

善恶与吾同在

作者在小说中时时提醒读者思考以下问题：什么是善恶？人本善抑或人本恶？善之花能否从恶的粪堆中生长出来？

我们不妨将《与吾同在》与刘慈欣的《三体》作一比较。

《三体》中强调“人性本恶”，为了生存的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。所以，人类仅存的几艘飞船毫不犹豫地发动自相残杀的“黑暗之战”，“青铜时代”号的船员们（在作者设置的极端情况下）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食用“量子号”船员的死尸，发现被食者是某位熟人还会顺便问声好。不妨说，大刘的宇宙是绝对“零道德”的。

《与吾同在》中的人类也曾经是零道德的。人类先民们互相残杀、发动灭族战争、食用同类之肉，靠这样邪恶的手段在人类早期的丛林世界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所有能够活到今天的人都是嗜杀者和食人者的后代。这才是人类的原罪。更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是：天上并没有一个惩恶扬善的好法官，更没有“天道酬善”、“善恶有报”这样的天条。小说中还“居心叵测”地描绘了黑猩猩之间惨烈的雄性战争，以此来印证人类的邪恶本性深深扎根于其动物属性，这简直把人类的邪恶印证到了死地。

刘慈欣所描绘的“零道德”图景都是虚构

的，都发生于作者特意设置的极端环境。但王晋康所描绘的“零道德”图景则完全不是虚构，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提炼。这些都是人类群体的恶，而群体之恶常常同族群的生存紧密相关，也因而符合生物的最高道德。尽管读者对这些锋利的结论会产生心理抗拒，但你无法反驳、无法怀疑。

不过，好在王晋康描绘的“零道德”世界只是人类史上“曾经”存在过的。虽然人性本恶，但在群体进化的过程中，也有一株共生利他主义的小苗在艰难地成长，并隐然有后来居上之势。这同样是从历史中准确提炼出来的真实。至此，读者可以舒一口气了，我们既不会再对人类史上充斥的邪恶患心理性眼盲，也不至于因邪恶充斥而看不到一丝亮色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即使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，“善”仍然不是人类最本元的属性，人类之爱、人道主义、世界大同、和平反战等还远远没有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。虽然“个体的恶”已经被时代所唾弃，但“群体的恶”仍是社会精英们奉行的圭臬。为此，作者提出了他独有的共生圈观念。

生物的群体道德，在共生圈内是以善、利他与和谐为主流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、利己和竞争为主流。

不同族群在合适的条件下（文明程度接近、有共同的外部压力等）可以形成“共生圈”，不过它并非“孔怀兄弟同气连枝”那样的温情脉脉，因为“共生是放大的私，是联合起来的恶”。当两个族群相遇于天地间、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、双方处于“零和博弈”时，各共生圈之间的恶常常是共生圈内的善。所以，“对牧民者最关键的是：确定共生圈的边线划在哪里”。

这些思考深刻而锋利，可以说它不仅具有思辨的意义，甚至已经具有某种现实意义了。

善恶没有简单的标准

正如王晋康的一贯风格，《与吾同在》把哲理思考融入具体的情节、人物和悬念中，纳

入一场星际战争的框架,让故事以其固有逻辑逐步发展,将读者和作者本人逼到墙角——不得不接受书中推出来的结论。

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姜元善绝非“高大全”的完美人物。他本性中有恶,在童年就犯过原罪。而他妻子严小晨则是真善美的化身,她在深爱丈夫的同时,也始终对丈夫本性中的恶睁着第三只眼睛。后来,在先祖拯救了人类之后,姜元善为了地球人类的最大利益,竟决定绑架先祖、殖民先祖的母星球,结果被妻子率领愤怒的民众推翻并押入上帝的监牢。严小晨大义凛然地斥责丈夫:“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把人类重新变成野兽。”

故事至此似乎该完美收官了,但作者颠覆了读者的心理定式——此后的事变证明,恰恰是严小晨的善良几乎害了人类,反倒是姜元善却因本性中的恶而始终对敌方的恶保持

着清醒,也因此促成了人类命运的转机。在这儿,情节、人物和哲理思考揉合在一起了。

小说结尾处,严小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苦叹:

你知道我一向是无神论者,但此刻我宁愿相信天上有天堂,天堂里有上帝……他赏罚分明,从不将今生的惩罚推到虚妄的来世,从不承认邪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。在那个天堂里,善者真正有善报,而恶者没有容身之地。牛牛哥,茫茫宇宙中,有这样的天堂吗?如果我能找到,我会在那儿等你。

可以说,她——当然还有读者,曾经信仰的“天道酬善”信念在小说中已经被粉碎。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善恶问题的复杂和深刻。他对此的思考比前人更深了一步。

(责任编辑 谢小军)

(上接第81页)

要的工具大书,绘图也只能用中规中矩来评价,缺乏创意和画技。为此,笔者曾写过两篇文章,呼吁业界重视插图问题,当然人微言轻,也只能说说而已^[1-2]。

在绘画的过程中,我还有几点心得:对传播科学知识来说,图画与文字一样重要,不可偏废^[3];近代科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,而不是出现在中国——这一科学史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,与西方的写实绘画传统有一定的密切的关系^[4]。这些想法笔者已写成论文发表在相关刊物上。

2011年9月,《科学时报》读书版改成文化版,我在该版上开了一个《画中有话》栏

目,陆续发表一些与画有关的科学人文随笔,欢迎同道和方家不吝赐教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林凤生. 对科技书籍插图的思考[J]. 科技与出版, 2002(6): 32-34.
- [2] 林凤生. 科普插图三题[J]. 科普研究, 2006(5): 52-57.
- [3] 林凤生. 从中国古画看图像的知识传播作用[J]. 科学, 2007(1): 47-49.
- [4] 林凤生. 中西绘画的不同风格对科学传播的影响——“李约瑟难题”的一种另类解答[J]. 自然杂志, 2006(6): 357-360.

(责任编辑 张南茜)